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理財

宋神宗熙寧初三司使田况獻内帑策曰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風化普暨孰非王土經產雜出悉為邦賦故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調度所共皆有埶極國計之外不聞私積周禮内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

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内外之異非天子之私藏
也若或任聚斂之臣規蘊蓄之厚雖恭儉之主嗇用而
致然於德音無所益也況繼統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
靡以遺患乎唐明皇踐阼之初鋭意於理躬履儉德述
宣醲化後之言治者比開元如貞觀逮乎末年乃恃泰
寧内縱奢樂權臣怙寵巧説媚上以謂賦税所收則歸
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於天子以奉宴私明
皇悅之遂為瓊林大盈之庫王鉷每歲進錢百億皆云

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餌寇盜厥後韋臯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為貢奉曲祈恩寵至於裴肅窮賣鬻之利以遷廉察嚴綬傾軍府之資以拜刑曹末俗流風遂而莫禦陸贄嘗為德宗備陳其失可謂切至端嚴之論也國家開疆窮朔南建號侔周漢舟車所達上給中都而計利之司稽求繁廣斫及圭撮歲求倍蓰加以鳴社慶辰升煙大祀冊禮昭縟容典交修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裒於公賦輸之内帑雖異

乎唐室方貢之物然亦非邦計之羨餘也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內出錢帑謂之假貸職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為非且王者之於貨財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使外足而內不足君孰與不足私足而公不足君孰與足昔漢文之享御也施利澤省繇費民有餘力國有滯財孝武得以因其資而騁嗜奔慾覿兵黷武用既殫費埶不可已於是桑羊孔僅之徒專務功而榷酤算緡坐市販物鹽鐵鈦趾株送補郎之法

流弊於千古矣嚮非高祖文帝之德洽著於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於後則生民虛耗未易集也靈帝之時多蓄私藏中上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民困調繁且為導行之費漢家業衰於此矣漢室尚爾矧陳隋之末世乎是府庫之積不為私也章矣今縱未能盡出所積以付迪司亦當睎豐凶之年恤疲羸之俗去出納之吝通內外之財俟乎下民寛饒大計盈給然後內於別藏斂其餘貲亦不為過也抑又聖人大寶曰位見

於易繫天子不私求財存乎書法盖寶乎位則它物非足寶私乎財則何不為私以是而言所本尤大若夫心獨捨近謀逺則無窮之慶及於萬嗣矣

熙寧二年判大名府韓琦乞罷青苗及諸路提舉官奏曰准轉運及常平廣惠司牒支俵青苗錢每十户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第五等并客户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户不過三貫文第三等每户不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户不得過十貫文第

一等每户不得過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户委本縣量度物力於今来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剩錢如坊郭人户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為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錢借不得過物業抵當所直價錢之半其逐縣即不得避出納之煩令諸色人扇揺人户却稱不願請領仰逐縣官吏用心曉告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文狀入馬遞中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强官往彼曉諭人

戶如却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應夏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議於市價上減樸錢數仍比附元請價錢上十分中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納見錢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切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

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兼并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三等以上更許增添坊郭戶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絶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内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

陪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
却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
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
請之人苟免捃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
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
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
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
時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

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耆長戶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者所放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灾傷及五分已上方許次料催還若連兩料灾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寖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

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乗時收斂過貴出糶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被實恵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有糴入而提舉亟令住止盖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為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卹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

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候成次第即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徧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来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

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我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時上親袖琦奏出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取之乎王安石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脩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且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賄以奉人主私欲此乃所謂興利之

臣也今陛下置官為天下理財非以佐私欲則安可謂之興利之臣乎上曰坊郭俵錢如何曾公亮陳升之皆以為不當俵安石曰坊郭所以俵錢者以常平本多農田所須已足而有餘則因以賑市人之絕又以廣常平儲也廣常平儲所以備百姓之凶荒不知於義有何所害公亮曰坊郭上等戶則無所用之下等戶則難於輸納安石曰既取情願則無所用者自不俵既有保甲則難於納者自不能請矣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

抑配上戶耳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然俟其有嚴行黜責一二人則其弊自絶如河北路則恐不可抑配聞韓琦自諷諭諸縣言百姓皆不願投狀唯一縣初以為不便而為司録陳紘者說譬曰若朝廷更選人體問而百姓反稱情願則柰何於是乃不敢投狀儻河北一路有一人不願則韓琦必受其狀以聞今琦自入奏乃無此則百姓不以為不便提舉官不敢抑勒可知矣然上終以韓琦所說為疑安石曰臣以為此事至小利害亦易

明直使州縣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三分息錢一戶所倍止三貫錢因廣常平儲蓄以待百姓凶荒則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為義倉米未為不善況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而上煩聖心過慮臣論此一事已及十數萬言然陛下尚不能無疑如此事尚為異論所惑則天下何事可為上曰要須盡人言料文彥博呂公著亦以為不可但腹非而已韓琦獨肯來說真忠也安石曰事誠當盡人之情偽事之是非若於情偽是非不能

深察唯務多納人言則恐非但常平事不可為事事皆無可為者翌日安石遂稱病不出詔以琦奏付三司制置條例司

是時制置三司條例司言羣臣數言常平新法不便今畫一申明乞敕諸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官曉諭所屬官吏使知法意

一言者謂元敕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泉府

之官乃云貸者取息有至二十而五凡國家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豫給青苗錢但約熟時酙中物價熟時物貴即許量減市價納錢即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約東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京西陝西等路大抵不過二分而已凡此盖為量時價旨揮未有約定實數恐納時倍歸州縣量減錢不多致虧損百姓即非法外擅為侵刻也就諸路所約惟河北㝡多然云不過三分即非定取三分

之息若物價低平即有當納本色不收其息或止收一二分息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近又令預給價錢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三分既比周禮所取尤少於元條欲廣儲蓄量減時價旨揮不相違戾固無失信之理又周禮國事財用取具於泉府之官賒貸之息今常平不領於三司專以振民之絶比周公之法乃不以取具國事之財用故云公家無所利其入

一言者謂上三等户及城郭有物力户即從來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貫石許之貸借非抑兼幷之意又河北每保須上三等户一人上等户必不願請官吏既防貧户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又提舉官峻責州縣如民不願請即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却願請即當别作行遣州縣官吏懼提舉官曉諭或須散配本司今案鄉村上三等城郭有物力户亦有闕乏之時從人舉債豈皆是兼幷

之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給此等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河北每保須上三等戶一人者盖以檢防浮浪之人若有上戶肯與同保即自不許支給何須更行散配若謂上三等戶必不願請須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違法況今年開封諸縣甚有三等戶願請即非抑勒以近驗遠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止闕防因循避事壞法之人即非迫遣須令抑配若提舉官或

急於求利諷州縣抑配即諸路有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其為朝廷委任皆在提舉官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故欲隳壞新法或曲徇提舉官意指抑勒百姓當糾舉依法施行及具事狀奏聞豈宜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

一言者謂百姓各有本戶稅賦及豫買紬絹又生此一重豫給青苗錢則人戶不易本司今案百姓稅賦之外逐路承例科斂名目誠多然當闕乏之時不

免私家舉債出息常至一倍此所以貧者愈困也今貸與常平本錢賙濟其艱急又令約熟時斛斗物價貴賤然後令納見錢此元本不得過二分是免於兼幷之家舉一倍之息民戶有何不易

一言者謂但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遠近之疑本司今案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為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為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為困苦朝廷但有傜役

加之初無歲時備預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往往綿地數百里棄為汙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荒僻不問可知一方水旱則死者相枕籍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飢則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餓殍未有補也至有非汎用度或不免就上等戶强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乏矣至於差使困苦農民使之失職則

士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即
位詔書丁寧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為政事之急方
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管當農田水利差役
事者凡以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
私費豈得謂之興利之臣而致遠近之疑
一言者謂今常平千餘萬緡散作青苗錢民所欠負
財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灾不得不為之倚閣因郊
赦除之十年之後千餘萬緡散而不收矣常平舊

法自合古制而無失陷之弊不當變改本司今案
常平新法豫給價錢並令公人認識又須十戸以
上為一保如河北又須保内有三等戸一人自來
豫買紬絹及青苗錢鹽其法關防未能備具如
此乃不聞有拖欠除放則常平新法自非官吏故
欲沮壞不容獨致失陷官物今新法之中兼存舊
法但以舊法廣儲蓄抑兼并振貧弱之方尚為未
備又無專領官司所以諸路利多糴貴價斗斛至

有經數年出糴不行無補振救又糶糴之時官吏

奸弊百端故須約周禮賒貸增脩新法專置一司

提舉覺察非廢舊法違古制也

一言者謂新法不當示之條約明言利息本司今䆒

周官貸民明言以國服為息盖聖人立法惟示信

於天下取之以道非以為私於理何嫌而不可明

示條約

一言者謂坊郭戸既無苗不貸借本司今䆒常平舊

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若給散農民有餘仍不許
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餘積餘藏而坊郭之
人獨不被朝廷振救乏絶之惠也周禮貸民之法
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半已試之
法非專用陜西豫散青苗條貫也今新法方行官
吏不能體朝廷立法之意不肯公共推行或以錢
斛抑配與人或利在易為催納專貸與物力高强
戸或留滯百姓不為及時給納故縱公吏乞取致

百姓枉有糜費或不量民物力給與錢斛太多致難催納不能關防辨察令浮浪之人為一保冒請官物致難催納或拖延不為及時催納却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類自是州縣官吏弛慢因緣為奸不可歸咎於法乞令逐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官常切覺察依條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罰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官失於舉覺致朝廷察訪得實亦當量罰第行朝典從之

時琦判相州又上奏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明取三分之利有傷國體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誹不敢公言臣被顧三朝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加博訪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更改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為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它也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條件疏駮乞申敕諸路及直告揮進奏院以中書曉諭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

司疏駮事件多刪去臣元奏要切之語唯舉大槩專用偏詞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之息為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敢復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辨列欲望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言不當甘從竄殛若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獘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司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

一制置司云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息有至二十而五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三分即比周禮所取尤少臣切以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買者各從其抵臣謂周制民有貨財在

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賖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賖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賈公彦疏云賖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為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

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臣所謂周制有從官借本賈者亦不以求民之利但令變所貸錢輸國服即以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

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岀息五百公彦因
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岀息一千遠郊二
十而三者萬錢期岀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
萬錢期岀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所取貸
萬錢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苖
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
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
遠近之地歲令岀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出息

二千今青苗取息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制貴扵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扵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所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

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一事以誣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産業者但計贏所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彦疏解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惟所贏多少假令萬金歲贏萬泉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臣謂王莽時官貸本萬錢歲終贏得萬錢止令納一千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為寛少而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

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
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
之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不辨
也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政則又
隨畒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麴鞵錢之類凡十餘名
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
低估價直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每歲散官鹽與
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紬絹如此

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

一制置司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盖恐納時斛㪷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若物價低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然小麥㡬為不禁停蓄之物自來常平倉

不糶盖恐積留損壞今歲雨雪及時麥價必賤提
舉官必不肯令民納本色盖納下本色則無由變
轉若於轉運司兑換價錢則諸處軍糧支小麥絶
少必難兑換則占壓本錢下次無錢散與民戶臣
以此知制置司提舉官本無令民納斛斗之意故
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来止令言民願納錢息不
容納本色則民須至糶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惟
陛下早悟臣言

一制置司云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亦有闕乏之之時從人舉債豈是兼并之家臣切以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之戶非獨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為非兼并之家者止欲多散青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敕意本務拯濟困乏却以錢放與此等戶則天下明知朝廷專以取利為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在今兼并

之家例開質庫置課塲若恐取民倍息以傷貧細
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来
惡其太近衰削不忍為之今青苗錢一事無乃近
於此乎又云每保須上三等戶一人者盖以檢防
浮浪之人此則抑勒之勢不假臣言而自明矣又
云若謂上三等戶必不肯請領至差作甲頭即自
是抑勒違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
為之者且青苗之法内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

有專差之官唯以散錢數多為職辦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為情願者葢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惟陛下早賜辯察制置司云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為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為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猶為困苦朝廷非泛用度或不免就上等戶强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産物業以供暴令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農田水

利差役使者凡以為此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
人主私費亦豈得不謂之興利之臣而致遠近之
疑臣詳制置司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
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於東南所差均輸之
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
一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自來衣食貸借仰
以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於
主戶處從來借貸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

利息其它百姓固不願請青苗錢又廣南路土曠人稀水鄉之俗粗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於遠民尤為不便豈得不謂之致遠近之疑國家幅員至廣一方水旱時所不免然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濟卹之故能飢餓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謂仁政充洽矣而未嘗就上等戶强借錢物唯是英宗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間故有三

兩路州軍嘗措借於坊郭富民然亦即時輦還今制置司指為暴令以頒布天下是唯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讟之甚誠可駭也

一制置司云常平舊法亦糴與坊郭之人周禮貸民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即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此說尤為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鄉村則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

戶姓名印給闗子令執赴倉每戶糴與三石或兩石坊郭則每日糴與浮居戶每口五斗或一斗故民受實惠甚濟飢乏即未嘗見坊郭有物力戶乃來零糴常平倉斛斗者此盖制置司以青苗為名欲多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説唯陛下深詳其妄

一臣近以内藏庫絹二十萬匹為河北常平本錢轉

運常平倉司遂申制置司募請人依青苗錢法制
置司劄子依所申施行坊郭户願者亦聽真定府
請絹三萬匹未及般取常平倉司差殿侍康承丙
詣屬縣催促真定以為張皇騷擾戒承丙毋下縣
牒常平倉司追還牒臣照會臣遂録奏庶朝廷見
其為害之深却准中書劄子康承丙本皮公弼等
乞充差使幹當兼累令提點刑獄司覺察所散青
苗錢不得勒令或有抑配便令止絶具當職官姓

名奏劄與臣知臣勘㑹轉運司昨配賣絹與坊郭
戸每疋估價錢一千五百三十理一千六百限半
年納錢下等戸猶有破賣家財方能貼納者今提
舉官以絹二十萬疋每疋上等作一千三百五十
每千取利二分每疋已是一千六百一十下等作
一千三百并利亦是一千五百六十並隨稅納是
百餘日納足與轉運司賣價全不相逺即與農民
豈不為害更差使臣督廹給散縣邑小官茍免過

咎以抑配為情願何可辨明且制置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直指揮許散絹與鄉村户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郭户願請者亦聽則自来未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是則中書之外又有一中書也中書行事亦須進呈或候畫可未嘗直處分惟陛下察其專也如是則知在外守職臣寮誰敢不從願早賜辨察使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為便

二年右正言李常論青苗䟽曰臣伏見陛下焦勞旰食憂恤黎元求所以富安休養之道而獻議之臣措置失當設法遣使布滿天下始稱補助耕斂終言利息分數致百姓疑懼騷然不寧不復信朝廷有愛民之心直謂巧為掊剋而已陛下雖欲推不忍之至誠百姓何由而知之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今作法於貪復何善之有臣深察物情博訪民俗皆謂雖一切取民之願尚不免悞其易於得財侈於妄費不計後日輸官之難臨時

廹蹙況今官吏務為功效百端罔民其尤甚者使善良避請納之費虛認貫百以輸二分之息臣考之三代下至近古未聞欲求治平輔養元元而為法如此之弊者今百姓之室空匱已甚苛腹巧削日入於困窮困窮之至為盜而已矣陛下御天下之日未久德澤之所以浸漬生民未深而輔佐之臣作為此法使毒流海內小大驚扇疾視其上不蚤沮止恐非社稷之福此臣所以早夜憂懼惓惓不已累冒鈇鉞之誅上干天聽願一切寢

罷以安輿情至今未蒙指揮伏望聖慈悉降臣前後論

青苗錢劄子付有司施行

常論青苗第二狀曰臣謹按前漢書食貨志言王莽每有所興造必依古傳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貸賒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

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
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
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採金銀銅連錫登
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又以周官
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植埶
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
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
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

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
自占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
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
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
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衆民賣買五
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
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昂貴過平一錢則
以平賈賣與民其賈低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

貴度者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
貢但賖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或乏絶欲
貸以治産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
一吏用苛暴立威旁緣犯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
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及莽未誅而天下戸口減半
矣伏觀班固述王莽事其詳如此其所施置蓋皆畧本
先王而其初為説非不美也及乎繆戾至使百姓無聊
揺手觸禁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而起為盜賊

卒以敗亡者何也志於利故也夫苟志於利雖純法三王其法則猶不可行況徒用其言以欺世耶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此明驗也今青苗法與王莽事無以異寖違愛民之初意一切以利為言而不顧此臣所以知不復可行而願罷也臣愚實懼陛下未盡省覽班固所載之始末謹繕寫其畧不憚上煩天聽伏望聖慈萬機之暇特賜反覆觀覽而深鑒之其青苗法伏乞早降詔旨寢罷天下幸甚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之謂也

三年常等論王廣廉青苗取息奏曰臣等伏見河北提
舉常平廣恵倉王廣廉近至京師倡言青苗新法已曉
諭河北取三分之利又聞制置條例司欲取其法行之
天下臣切以為過矣臣畧聞其斂散之法云下戶恐其
負之不敢輙給其上戶則十有七八願者若爾則與立
法之意相違戾矣新法以摧兼幷恵貧弱為意而下戶
不及又以賸上等之有餘則是助大賈蓄家以乘民之
不給也何以為輕重盈虛之術乎况朝廷詔令云凡皆

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裒益多寡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今纔數月而取利二分則與詔旨甚相乖戾異時姦吏旁緣與聚斂之臣刻剝日滋則雖倍稱之息未可知也劉歆為新莽開賒貸設五均其弊至於亡國但云計贏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周禮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康成之注亦引莽制以為解今使人什三則又過亡新二矣既許其一歲再貸則其息遂至于什六下何以堪之哉詩曰

曾是掊克斂怨以為德以陛下之睿聖有意於三代之
隆若生財有道用財有節臣恐天下之財充牣委積而
不可勝校而廣廉小人造端以籠天下之利一旦生民
重賦至於無聊而怨及於上為害豈淺哉臣愚伏望陛
下眞廣廉於理可懲擅命之吏明詔有司推法之本意
諭所遣提舉官勿以强民一切隨其所願倘蒙聖慈昭
然辨其難以遽行止且試之河北陝西數路不勝幸甚
天下至大生靈至衆不可以倉卒治也

常又論王廣淵和買抑配取息奏曰臣近聞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貫隨和買絹錢俵散今却令每貫納見錢一貫五百於常税折科放買之外又取此二十五萬貫大凡挾轉運使之勢臨郡縣以鞭笞彊百姓出息錢雖倍稱猶可雖然此而不懲臣恐姦利小人交以掊克為事不恩窮閻敗室日益困窮陛下德政不復下浹而禍亂起矣今中下之户有田不過二頃二頃之收不過百斛數口之家一歲之食過

半而輸租冀田吉凶疾病之費悉資於穀粟今又彊之使出錢錢非農夫所常有者不以粟易則賣田土而得之或奪其食或廢其生生之業如此而望民俗安堵寇賊不作難矣竊聞御史程顥已常言乞付有司施行常又論青苗奏曰臣聞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繇伏羲以來治天下者未有不以仁守位以財聚人以義理財者也知非仁不可以守位則凡法度之設號令之施苟不仁不可用矣

知非財不可以聚民則夫家之衆鰥寡之窮食不足不可保矣知非義不可以理財則租賦之入斂散之方失其宜不可行矣自設網罟作耒耜至井牧田野十一而稅之其為法必本於仁其養民必厚於財其理財必主於義上下交足而治道成矣故孟子言為國必曰信仁賢有禮義然後有政事有政事則財用足然則政事不僉諆於仁賢不悉由於理義則不可以行也理財用而不由仁與義則上匱而下窮矣故古之人曰王人者將

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後世聖人不作仁澤滅息暴君
汙吏知厚上而刻下剝民以縱欲賦斂已重徭役已極
不思公上用財之道日廣以自節損巧斂以求適志故
自幽厲以來詩書所載莫不譏重賦懲過取主愛民以
為言不患其不能益上而患其刻下也故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又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又冉求賦粟
倍它日則孔子欲鳴鼓而攻之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
有盜臣昔者夏桀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後世言暴斂者

必稽之曰大桀小桀商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周厲王用榮夷公專天下之利秦收太半之賦竭天下之資以奉其政其後漢威靈下至隋唐其惡政弊法尚足道哉此皆法度號令不本於仁租稅賦斂不要於義而不能散利保民以取滅亡敗亂之明效也臣竊至愚粗分義理但知阜俗厚下恤鰥寡助乏絶為先王之道不知罔民欺世事刻剝困生靈為治世之策而又愚昏不敏不敢以非義逆詐初不謂王安石以文學

名世行義得君乃不本仁以出號令考義以理財賦而佐陛下為此病民歛怨之術詔命之始尚謂其誠有意於惻怛斯民稽古立法及其黨援掊克小人宣言取利分數方悟其畧假先王之遺跡而志在聚斂臣始以朝廷好惡為憂而直議其法必不可行旣而小大驚疑遠近騰沸日見其弊人得非之方是之時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皆位冠百寮身輔大政首主厥議曾無執守臺諫官或以職事隔絶或陰竊符同而四海萬里蒙毒莫訴

陛下不以臣為不才寘之諫爭之列不識欲其雷同結
舌姑以備位耶抑亦使其竭誠畢慮捄正闕失也臣於
安石雖有故舊之義苟懷私而不言誰肯為朝廷言者
今安石不思詩人剌掊克所以斂怨易象著益下所以
民悦與夫强恕改過捨己從人之為君子之道而日與
其徒呂惠卿等陰籌竊計欲文厥過思以頰舌取勝公
議寧復以社稷安危為慮者切聞以正論者為同乎流
俗憂國者為震驚朕師以百姓愁歎為出自兼并之言

以卿士僉論為生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經據傅會其
說謂周人國事之財用取具於息錢而不知泉府貿受
廛人之五布臣考之周官凡周所以佐國用者有九賦
斂財賄有九貢致邦國之用又以九式均節之大府以
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
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
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
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而不言貸民之息待邦用者

今日周之國事取具息錢亦已罔矣上以惑陛下之聰明下以欺天下之耳目而貽咲後世可為痛悼可為太息抑臣觀周禮所以必貸民者葢先王推至仁愛物回旋曲折之深意也所以使出息者不使其幸得而惰於業也周人井收其田野其六鄉使五家為比則有比長五比為閭則有閭胥五閭為族則有族師五族為黨則有黨正五黨為州則有州長五州為鄉則有鄉士大夫六遂亦然其小大相臨上下相察使相保愛使相葬埋

匹夫匹婦受田百畆鰥寡孤獨復有常餼又十一而稅之宜無一人不足者矣唯死喪疾病冠昏之類乃其不幸而不得濟者閭有貸不能周於用於是命泉府之官掌其祭祀喪紀者有賒而服田者有貸方是之時民日被上之仁愛上悉知民之有無下如子之怙其父上如父之育其子鄉遂閭井之間不足而貸者歲亦無幾人嗚呼先王之於民回旋曲折之意可謂盡矣此所謂保民若赤子所謂無一夫不獲者也故孟子能具道平治

時之事曰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又稱夏之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又知補助之仁不獨周為然也今則不然田無多少之限民無貧富之常吏不識其民民不信其上租稅之入非賄賂不可輸也催科之嚴非鞭笞不能辦也稅斂重數民畏公家如鳥獸之避網𦊨政令不一吏殘其民猶弋獵之待鳥獸離居散處非有比閭族黨之相伍也非有胥長師正之相統也而又愚惷頑嚚不能遠計其貧下無

賴習爲逋逃之人知千百爲羣十五爲保執一紙之劵而空手得錢則不顧者亦寡矣及其出賄賂齎糧食與市廛博易妄用之外實能持錢至其家而致力於畎畝之間者亦無幾矣迨其償也百畝之收二税徭役之外有支移有折變有配買有和市有貸糧有麥本今又出青苗之本利至時不足則賣其衣食之資又不足則賣牛具又不足則賣田疇又不足則賣妻孥或逃去鄉井或羣起爲盜賊矣此臣前日劄子所以言雖一切取民

便不免使其易於得財侈於妄費不計後日輸官之難而臨時廹蹙者也今取其願猶且如是况希合小人與畏罪之吏措置乖方者其為患百十倍於是與其貸於兼并者異也凡百姓所以貸於兼并者蓋皆其隣里近村之人其來貸也誠皆窮乏飢餓不得已者也苟可以適朝昏備農事則不往貸矣其貸與之家亦皆日見其實為乏絶素有誠信真以贍妻孥資耕穫者也苟欲以侈口腹事飲愽為利陷法之事則不貸之矣以是觀之

歳貸於人者亦無幾矣然則青苗之法適所以悞姦費不恩之窮民爾今法言利之卒所以病之也昔者子産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之上孟子曰恵而不知為政以其人人而悦之也今為法不免於人人而病之可乎又況志在於蓄積者乎今黨蔽掊克小人公言利息紛如而欲天下之吏不希合而强民臣不信也王廣淵者昔條例司稱以公幹才明之人也前日使試義倉之法乃至邀遮齊州輸税之民使先詣義倉然後納税於是冒

言民便其法臣恐天下官吏上畏朝廷下畏使者或事希合置二税而督青苗然後以鞭笞督其租賦蚩蚩之衆何以堪之臣恐不一再貸而天下潰矣古之人曰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猶鮮矣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方今税役苛重百姓空匱雖官廪有未充之憂公帑有不足之慮不思節用愛人重本抑末而欲矯誣以射利譬猶割膚體以啗口腹其不可明矣昔魏文侯

租賦倍於常日或有以賀者文侯曰今戸不加多而租賦歲倍譬之反裘而負薪者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矣此善諭也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可不畏哉今陛下欲勸農桑興水利省徭役復常平此先王不忍之心也而獻議之臣直以此擾擾敵惑天聽苟有志於朝廷社稷者莫不以為憂勤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詔天下

悉罷青苗法謹擇轉運使而久天下縣令之任俾諸路各上十數年之間為縣而有績狀在民者稍易令不才之令而授所謂農田水利徭役常平之法使各講求施設而寛假之淹以歲月而考課其績則四海萬里無不被陛下之德澤者抑臣聞之昔魯欲用田賦季孫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若欲行其法則周公之典在若苟而行之又何訪焉臣之至愚其惓惓之義深冀陛下鑒觀先哲之言究察受敝之俗決以獨斷罷於一朝別講

治道垂福黔首倘姑取其聚斂之意茍而行之則臣言為迂踈僻滯之甚者而妄譏時政擅廢朝參數違聖旨罪釁大矣豈宜更使居位早行竄逐不勝幸甚

常又上議曰臣聞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臣自惟狂瞽冒拂天威固已數然其縷縷之誠所以不已者切服大易之義知有犯無隱不知其身之可保也然臣非不知朝夕蒙誅不忍輙有伏藏不盡之意為無窮之恨請一二陳之惟陛下裁擇臣伏見陛下即位未幾起王安

石於江湖之上曾未數對遂參機務方是之時中外相
慶以為三代之隆可以立俟也安石乃首建制置三司
條例天下之人始議其身任大政而專有司之事然善
士猶或恕之謂其先公家之所不足將佐陛下以仁義
理財賦節儉先天下交物以道奉養以禮重損浮費圖
實廩庾凡教化之事猶有待也已而均需之議造青苗
之法天下之人固已大駭而善士猶未之深議謂其志
在便民均一有無遠希先王補耕助斂以為於理無嫌

及降詔取利牽合經旨謂周公資用於國服之息利害已白而持之不改雖善士不復以為是直謂其誑惑朝廷愚瞽海内所以議論交起不可抑止者其故何也義與利之為道異也始稱放古以行義故君子猶或恕之終則不顧以嗜利雖衆人莫之與也及發七難以拒言者其辭迂其理僻天下之人益知其所存盡於此不復有義理之實徒欲文過求勝豈以生靈存亡之命社稷安危之機為計哉今條例司於浮費無所節損日造冈

民之法均輸官不能通天下之有無百端以射利提舉官奉青苗之令納民於困窮陛下固嘗謂溥天騰沸黎民騷擾矣夫政莫酷於剥民以無度禍莫大於知過而不改古之所以亡國喪天下未有不漸於此者噫今日之弊豈難濟哉改之而已昔者周公盖有過矣孟子曰其為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孔子則自訟其過矣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又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安石不知慮此陛下又從而

不悟何也臣亦畧聞其所以遂非而不改者有三焉不堪怨仇與士大夫之所譏議而不改一也狹中自信悅諂諛惡誠直遂不以為非而不改二也憑依小人日㴱其門進退榮悴繫於事之興廢競為諂辭以悅之忿言以怒之使其持之益堅期於必勝不問義理之所在因以不改三也此三者皆安石自為也所以受敝者陛下之百姓也所以當慮者陛下之社稷也此臣所以切為陛下惑也陛下仁明睿智早聞道要未壯御宇享祖宗

久安之基視圖按籍惻然悼黔首之未乂延見卿士慨然歎人才之不足方欲盡收天下之英俊共講治平之術創為可繼之業今乃相與守區區之弊法又欲卿士大夫阿意順旨而奉行之其不然者從而竄逐之非獨安石負陛下任使之意陛下亦負天下所以用安石之初心矣臣不知陛下甘其所以得利而力行之耶徒悅其順適心意而惡違忤之耶抑曲徇安石而茍為之耶臣請陳此三者凡哥腹巧削之不可臣前論列多矣不

待再講而後明也今陛下深居九重豈盡知百姓之困
苦謂其比戶溫飽倉有餘粟篋有餘帛可以任權數而
採取之耶四海一家皆陛下之赤子而欲效管仲以千
里之齊圖隣國之人耶又況術疎策陋爲之輒有後災
乎今中下之戶農桑之所得纔足以輸稅者往往皆是
也歲惡不入不食草根木皮者寡矣尚忍以巧斂之法
而虐之乎今陛下甘其所以得利臣姑以利言之凡百
姓之有兩稅猶人之有終身之病也夏稅之輸常至九

月十月秋稅之輸常至明年四五月秋稅未絶夏稅又起催矣每催理不足縣令懼踰限之責必强人吏代納然後以鞭笞追還之非為令者懈慢不職民貧不可以廹遽取辦故也兩稅病民如是青苗錢又可及時以斂之乎且十八路之廣一歲之間必有三路罹蟲蝗水旱之灾者則其逋亡倚閣失陷之數不為少也又况不幸遭大飢饉捐瘠流離起為盜賊所謂本利者復何有哉假如一歲貸錢千萬為利纔二百萬臣恐二百萬之利

不足以償失陷之數尚可望其息錢以資國用耶且以利言之不足以得利較然甚著矧悖義傷化殘民害物歛怨名亂不可一二道共陛下雖甘其利而力行之其無益可謂明矣今朝廷患財用之不足未聞陛下節儉先天下而一宫殿之費或以百萬計一宴遊之費或以數萬計而欲錙銖取於困窮之民偏聽獨任非順適心意之言不取又將悉誅而去之是欲上下雷同小大阿黨而無一言異者陛下謂如此為朝廷之福耶非也孟

子曰入無法家拂士則國常亡又稱文王之德者曰以諤諤昌凡古之所謂衆賢和於朝與舜命九官濟濟然和之至者非雷同阿黨能順適人主之心意之謂也昔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據與我和晏子曰是同也非和也公曰和與同異乎曰和如羮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古之君臣以獻可替否為和非雷同之謂也君臣之間既不可雷同如此卿士大夫進則陳力就列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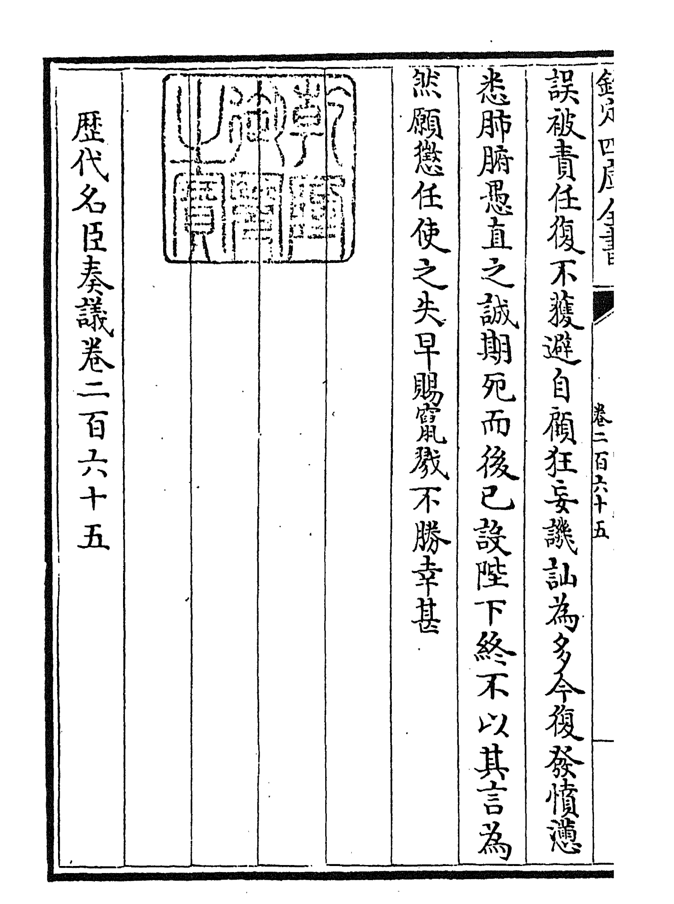
遊從講習又可得而阿黨哉周公之事召公嘗不悅矣
孔子之舉子路嘗慍見矣子夏之言子張嘗不取矣昔
趙宣子用韓厥為軍馬司厥戮其僕宣子以為可賀左
雄薦周舉為尚書舉劾其罪雄自為知人呂公著孫覺
與王安石皆平日相友善之人也豈欲一旦遽相絶哉
蓋朝廷之事不可以私好廢公議不得以枉道為阿黨
也是朝廷之所樂得安石所當願聞也前日孫覺之奉
詔出按非以其法為可行也已而避免豈有它哉直以

為不俟徃而知其法不可行也陛下原其心為有罪者耶吕公著陛下任為御史中丞矣臣雖不知其言之詳然禍亂之機危亡之漸御史中丞且不得言孰得而言者今摘其造辟之言以為罪臣恐上下顧避大小觀望交事鉗默陛下聰明不復廣矣陛下雖罪孫覺為反覆公著為誣藩鎮天下之人皆謂陛下為其忤旨又為其忤安石之意也倘陛下之意皆不為前所陳二者姑欲曲狥安石而茍行之則復有大駭深憂者安石狹中自

信寖違義理以必行為期以取勝為事無復以生靈之存亡社稷之安危為念凡異己者必致之罪而擠去之同己者無問能否而進擢之臣不知陛下負扆南面傳祖宗百年之業而總四海九州之命為其遂非角勝之資以慶賞刑誅之柄為其立朋報怨之具深為陛下不取也近者司馬光移書安石條例之司常平之使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係安石之一言爾

誠如光言則是行與否雖陛下不得專矣况安石忽事而輕信徒有愈克之心因其性蔽而陰導之者吕惠卿也今安石喜怒好惡事之用舍唯惠卿之聽則是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亦不獨係安石之一言又係於惠卿矣嗚呼古之陪臣執國命政逮大夫者豈異此也司馬光固非狂悖不思以出此言也陛下將不以為慮耶噫社稷大寶也生靈重事也蓋不可忽易守也昔詩人傷周室之大壞不過曰曾是強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

曾是在服陛下試察此四者於今為少耶詩曰不自為政卒勞百姓又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臣願陛下燭之以獨智斷之以心術博取輿論曲循至理純取先王之道改謀長世之策無為盜言之孔甘殘弊百姓以階亂豈獨臣之幸社稷生靈之幸也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蓋言智者察於未萌明者見於未形不使無可奈何之悔至大駭而後圖之也臣鄙野之人分甘貧賤自去夏以來四乞外任不蒙俞允



誤被責任復不獲避自顧狂妄譏訕為多今復發憤瀝悉肺腑愚直之誠期死而後已設陛下終不以其言為然願懲任使之失早賜竄𢇁不勝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顧裕涇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理財

宋神宗熈寧初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令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榷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

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鬻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

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

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徙
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
使實總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
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
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
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
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
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

寛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知諫院陳襄論三司條例乞行均輸法劄子曰臣伏覩中書劄子制置三司條例司狀奏乞行均輸之法朝廷遂除司勲郎中薛向充江淮制置發運使以領其事又出内帑之錢數百萬貫使之籠貨取息以助縣官之經費臣切以為興利之道非當今之所宜行陛下聖德文明超越前古其即位之初天下皆謂二帝三王之政必行於今日豈宜先利以示四方臣為諫官姑息而不言致

陛下於有過之地是不以堯舜之道期於陛下臣實耻之自先皇顧命已来當國家多難之際天文謫見于上地道震動于下水潦民飢之災徧于中國此天意有以警動陛下欲其恐懼脩德而保其全安也而陛下首當脩明五事欽慎萬幾務一德以享天心思一言以和天下曾未及此乃欲徇有司之議行桑羊榷利之術臣不知其可也昔漢武帝承文景恭儉之後國用富饒侈心一生遂有輕事四夷之志中道勞費帑庾空竭乃以羊

為大司農中丞置均輸平凖之法籠天下之貨物買賤賣貴以資一時之急卒斂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是豈仁術哉陛下若以國用空虚調度滋廣不榷利無以繼公上之給臣切以為不然陛下尊為天子富有方夏四海九州之賦入不為不多苐以承平百年因循奢靡而制用無節此今日不足之患也近者朝廷深鑒其失親命近臣辟選官屬制置三司條例固已救其深弊矣但令所司取天下會計之籍度縣官供給之數百度為之

均節而歸之藝極至於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禁之
而不得行諸路財賦之有無令有司得以便宜移用與
凡糴買上供之物皆得以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使無害
於公私而止於備用可也而後陛下身先恭儉節用愛
人而率之於上小大之臣畏法遵繩而守之於下如此
則浮費自省而財物不可勝用矣又何必收輕重斂散
歸之公上與民爭錐刀之利而失王政之體乎孟子對
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

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道亦在擇之而已矣所有貸錢賈販之事如以臣言為可采特賜寢而不行則天下幸甚

三年襄為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不便乞住支第一狀曰臣伏見制置三司條例司奏辟屬官提舉管勾諸路常平廣惠倉俵散青苗錢斛事其劄子元降指揮預俵之法本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至於斂散之際亦

皆取人之便而不得抑配盖取先王耕斂補助之道也今來風聞諸路所遣提舉管勾官多不體認元降指揮憑藉事權陵壓州縣却以青苗之法取民利息二分等第之家不問其願與不願一例抑配物論喧然以為極擾切緣朝廷之意本為小民闕乏常在於新陳不接之際倍息舉貸以取資給故設青苗預支之法使農人得以資助耕斂而兼并不得以乘其急是欲專以便民而非有以規其利也明矣今使者一出而天下之人皆謂

朝廷只以補助之說為名而其實專在於取息而已是豈立法之意哉苟朝廷之法不然而使者為之致陛下失大恵於民則辱命之罪莫大焉宜正典刑以示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陛下孚恵之心非有取利於百姓可也如朝廷立法之初果以為利則是特有司之過矣為父而榷其子此漢武之事非陛下所宜行不惟不可行時亦不可將以恵民適所以害之也何以言之比歲以来四方多事河決地震水潦民飢陜右有備邊之須河朔

有脩城之役民力凋弊瘡痍未復天下無名之斂所在有之如聞諸路之民尚有積年逋負官物動以萬計未能輸入今更以青苗取利人必不堪不惟重以困民適足以壞其官本大率小人見利幸於茍得既用之後多不能償大者須至於逋逃小者不免於刑辟此必然之理臣前謂將以恵民適所以害之者此也臣欲乞早降指揮下諸路提㸃刑獄司更切體量差去提舉管勾常平錢斛官員内有生事擾民擅違朝旨特與减㸃施行

其青苗錢已行支俵者將來只令隨稅送納本錢如未俵散處並令罷支庶不失陷官本錢及別致騷擾

襄論青苗第二狀曰臣近有奏狀為諸路俵散青苗錢官員内有生事擾民擅違朝旨乞特與減黜及青苗已行俵散者只令送納本錢如未俵散處並令罷支等事未蒙朝旨施行竊詳條例司元降指揮以常平廣惠變為青苗之法申嚴賞罰督責州縣以謹其給納雖以優民救乏為名其實不異民間舉放之事以漁民取利而

已豈陛下聖明之主所宜爲之就使國家帑藏空虛財用不足亦未至如經紀小民放本取利事體削弱如此之甚也今來訪聞諸路所差官吏爲見朝廷屬意財利莫不望風希旨務爲誅剝以覬幸酬賞苟免黜責或以三分取息或將陳舊之物紐作貴價兑換支散或不以民之貧富一例抑配事初如此其後可知臣恐此法一行騷動天下希錐刀之利失億兆之心貽禍之端未必不由兹始況興事改法繫國家安危大計上有公卿謀

議下有臺諫糾察豈可只由條例一司獨專其事置陛下於有過使黎元之不安苟利一時斂怨天下非細事也臣欲乞將中外臣寮前後上言常平青苗等不便事件章疏并臣前狀降付中書令與密院一處看詳定奪可否及下兩制臣寮供析利害聞奏庶陛下得以盡天下之公議知事體之難行特賜寢罷以安人心

襄論青苗第三狀曰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夫犯顏忤旨以取君父之怒豈其所欲哉盖義有可言而不言

非愛君之道此臣所以昧死而不敢隱默者也臣近以青苗之法擾擾不便欲乞寢罷以安人心未嘗俞旨施行陛下聖性聰明固已曉然開悟但以王安石執議不變重違其情物論喧然不加聽察事之可者則置而勿問其不可者則無所不行豈非條例之臣為自安之計巧為飾説誣罔聖聰近者韓琦上言以河北俵散青苗錢立定貫百均與等第人户比之它路獨取利息三分顯是提舉之官違條抑配而朝廷並無黜責琦之論列

足以知其非便而特寢不行呂景以畿縣之民逋負官物尚有五十餘萬不宜更與預支實慮虧陷官本而却令取勘夫擅行抑配者既無罪黜則掊克之吏無所不至不忍為騷擾者反蒙按劾則民之司牧何所措其手足哉故臣前曰此法一行騷動天下正謂此也陛下近以司馬光為樞密使中外翕然皆以陛下知光之言為是而悟制置司之為非今復遽然罷之者豈又以光言為非耶必以其辭而不受也然則光之所以不受者以

陛下不行其言爾知其言而不用猶可以去又況有所受命乎如欲用之行其言而已矣何吝而不為哉輕進退於大臣失乎號於天下非所謂令出弗反之義也李常職在諫官既聞中外之議不敢不言事雖不實誠亦符之輿論況國朝舊制自許風聞言事若令分析是欲使其必去將以杜言者之口恐非所以待諫臣之體而廣言路之道也凡此數事雖聖慮一時之失豈非聽者之誤乎禮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

其正亦在陛下追而正之爾書曰改過不吝湯之德也自陛下臨政以來事無過舉唯用安石然後有更改之暴而致興利之非聖人施為自有法度合於道者取之不合於道者去之任天下之羣才取天下之公議堯舜三王之治可以指期而至又何必徇一士之曲議以貽黎元之患哉所有制置條例司如有可行事件欲乞只歸三司相度施行青苗之法早賜停寢則天下幸甚

襄論青苗錢第四狀曰臣近嘗三次上言論列青苗之

法乞行寢罷而陛下未以臣言為然臣得待罪于言事之官凡時政之闕失近於苛細猶得斥而言之顧此一事最為害政之大者苟依違不言置陛下於有過之地則臣上負朝廷任使之意不忠之罪莫大焉臣觀制置司元降指揮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事體削弱為天下譏笑是特為管仲商君之術非陛下之所宜行臣願陛下為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其為霸主也昔者伊尹不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

于市是以高宗命說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古之人其責難於君如此之備而又肎逢君以利而為霸者之術哉夫所謂霸者當戰國之時諸侯之土地皆褊小而不足上無聖賢之君下無王者之臣而外有敵國之患計出於不獲已而然也管仲以區區之齊居於海濵於是兼魚鹽之利權輕重之法假仁義而行譎詐欲以强國足兵而已然而不能使其君為王政此聖門之所耻言而曾西所以畀其功烈也商鞅之事秦也

說其君以强國之術故變法令開阡陌信賞刑而秦人莫敢不服然而謂其君不可與入帝王之道此正孟軻所謂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彼二子者使知以仁義事其君而行王者之政其肯苟一時之利以貽天下萬世之譏哉臣故曰霸者蓋國小而力不足上無聖賢之君下無王者之臣而外有敵國之患計出於不獲已而然也方今陛下富有中國廣輪萬里上有賢聖之君下有王者之臣内無强臣敵國之患外無西北二陲之難

凡四海九州之賦入又足以供吾之用而不為不足陛下不於此時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為均輸舉貸之事臣切為陛下惜之然則今日之弊在於國家因循制度未立而侈用日廣斯亦不足患矣陛下但慎選主計之臣付與利柄取天下賦入之籍度縣官調度之數百用為之均節而歸之藝極則浮費省而財用足斯可以行王政矣省徭役薄賦斂則天下之農不釋耒而耕矣寛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則天下之

商不藏鏹而行矣脩庠序之教勸之以忠信孝悌則天下之民皆遣其子弟而興於學矣尊賢而使能才者進不才者退則天下之士皆勵其德行而為良吏矣農有餘粟商有餘財民服其教吏稱其職然而國不富而政不王者未之有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道亦在擇焉而已矣惟陛下捨乎興利之道而行乎保民之政則聖人之治矣

襄論青苗第五狀曰臣近以青苗之法擾民為害欲乞寢罷其制置司立法之誤中外言者已詳臣故不一一論列上煩聖聽但以方今天下生民凋弊財力殫竭二稅之外更有無名科率何啻十色有餘若復俵散青苗錢實恐民不堪命陛下以至仁求治凡欲更張法度皆以為民安有取民脂膏以為貸息而謂周公太平已試之法哉陛下之心必不為此然則天下之人皆知誤陛下者王安石也誤安石者吕惠卿也以陛下聰明觀天

下之論議其法利害固已灼然可知奈何安石持強辨以熒惑於前惠卿畫詭謀以陰助于後加以反覆比周之小人隨時觀望平日公論則舉知其法之非一採於利則又言其法之是此雖陛下至聖不能無惑雖臣等之至忠亦不免指為朋黨也近者諫官李常以言事待罪尚令分析孫覺以奏對反覆落職外遷御史中丞呂公著而下皆以不職為言乞從責降而臣獨區區未敢以請者尚冀犬馬之誠一悟聖意許以青苗之法下議

百官如臣等之言非則甘從遠竄以戒妄言如臣等之言是則安石惠卿亦乞特行貶黜以謝天下

御史中丞吕公著乞罷提舉官吏及住散青苗錢奏曰

臣切聞近日中外臣寮累有章疏乞罷昨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吏及住散人户青苗錢至今未有施行臣伏思朝廷所以特遣使人頒行新法本欲恵恤百姓非為剥下奉上朝廷之意固已甚善然而朝野沸騰皆為不便者盖由朝廷處置前後自相違戾如昨來元本敕旨

止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後來忽然續差官吏徧行天下所差官吏往往多不得人如蘇涓王廣廉皮公弼之徒張皇事勢必欲生事邀功朱經李元瑜之輩庸猥下才所在為人輕哄其間取利之條日增惠民之意漸失所以人心揺動日益不寧臣欲乞應前來所遣官吏可一切罷歸其青苗錢且只於近京一兩路專委提刑司或轉運司相度俵散務要惠民不必取利候散及一二年如見得於公私無損實有惠濟推之諸路亦未為晚

兼人心亦自信服若一二年間民猶以為不便則朝廷亦宜改作不可必遂前失如此則人心自安無不得所公著又奏曰臣近具劉子言制置三司條例司本出權宜合從廢罷諸路散青苗錢違戾元降敕旨及遣提舉官等不當並宜追還昨日亦曽面奏未蒙施行臣伏思近日朝廷頗有更張其意雖欲便民然其間事理豈能盡當茍博採羣言事有未便者不憚改作則善莫大焉若舉措既失人心已揺専以朝廷之威欲勝衆多之口

則恐執之愈久物情益更不安至於迷而後復所失多矣伏乞特賜檢會臣前奏降出施行

公著又乞罷提舉常平倉官吏奏曰臣近兩具劄子言乞罷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吏未蒙施行臣切惟朝廷自頒行此法以來中外議者皆以為本非惠民實欲掊利人情憂懼物論沸騰朝廷以法令既行憚於改作直至取大臣所奏逐條疏駁巧為辨說敷告天下其餘中外官守或因有所論列或以不即奉行皆欲劾問專以朝

廷之威杜塞衆口是以比日以來人情愈更不寧臣伏
思陛下自即位之始慨然有大有為之志其規模固欲
高視近古然今日所行纔一二末事頗已輕失人心縱
使法意雖善其施設固亦未工況人無智愚皆以為不
便伏望博采公議盡罷諸路所遣提舉官委提刑或轉
運司且於三兩路相度支散候見得於民無害則不獨
此法可以持行其它處置皆足以取信於人若百姓終
以為病朝廷亟為改之猶不至害及天下所有臣前奏

伏乞檢會付外施行

公著又論青苗奏曰臣累具劉子言昨遣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吏不當諸路散青苗錢違戾元降敕旨未嘗施行臣聞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又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自古有為之君未有不先人心而能立事者也亦未有脅之以朝廷之威勝之以頰舌之辯而能終得人心者也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承祖宗積累之後方其未有所為四方已自欣戴至於今所施設其事乃至淺

未然而人情洶洶如此之甚則致之不為無由陛下固宜審察主議之臣乃以為流俗浮議不足䘏臣切以人心惟危聖人所畏難安易動今日為甚若不幸有姦宄之謀窺伺間隙則於陛下威德必有所沮不可不恤也且今之所謂豪俊多才布在顯要皆陛下與執政大臣平日所共精擇然而不謀同辭皆以此舉為謬豈有平日所謂賢者今則此日盡不肖由此觀之亦不可槩謂之流俗浮議也借使朝廷處置皆已盡善尤當反覆惟

處求所以附順人心況今日紛紛實自朝廷致之且如
轉運使提點刑獄官皆陛下選掄委以一路豈有一路
之政皆所倚辦獨此數事不可信任縱其人不可任自
當亟罷其職别擇能臣苟以為可任又不當别置提舉
官此諸路監司所以離心者也況國家制法本欲便人
然而使人心違怨一至於此尚曰善為政守臣切覬陛
下每延見羣臣講求政事常欲曲盡物情期於公當兼
今來衆人所議實係國家安危若向去人情益擾陛下

必不能力主唯是不遠而復庶幾害不及民況臣之所以區區者亦不獨惜此一事誠恐人心既已乖離陛下之志終必疑殆則向去朝廷難乎復有所為伏乞檢會臣累奏早賜施行

右正言孫覺上奏曰臣昨自出貢院即具奏聞青苗新法中外人情不以為便此宜聖衷早有所定如或遲遲不議更改即將為國生事矣蓋臣愚忠以謂陛下上承祖宗之重藉兼有四海之富即位三年德澤未施於下

而託惠民之虛名收取息之實利本末舛錯施置失當號令二三而中外益疑傅會經義而更成穿鑿以至大臣離心議臣扼腕近者建言而求去遠者抗章而請罪如此持久不已內外之言和附為一則陛下之法將格而不行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法令廢而威權奪矣今建議者但欲法之必行而不顧遺患於後臣嘗謂陛下當以朝廷為心而無所偏則利害可一言而決矣異時諸路轉運使若范純仁之類必不肯行新法以應提

舉官之命諸路安撫知州若韓琦之比必不自奪其議以徇制置司之欲諸州知縣若姜潛之流必不肯隳其素守以遂管當官之私諸路之中有一人二人為此者時議必翕然稱之矣好名者喜於立異中人又耻於不逮人人相慕而為此則陛下之法廢格而不行矣不知陛下將比比而誅之耶亦考其是非而行法耶若將考其是非則法有情願之文人不情願者我何敢強如此法不得而加則其勢必折而不可久以不可久之法加

之民而不便之實又見於一年二年之後不知陛下何
憚於速改而必待其自壞耶法至于自壞則所損於天
下者豈少哉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
敬今日之新法雖有善意然而人不親也不答也則亦
宜自反而已矣傳曰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
無所及臣愚區區於今日者正類此矣伏望陛下留神
采納

覺又辭免體量府界青苗錢疏曰臣准中書劄子奉聖

旨指揮同府界提點并提舉常平廣惠倉官於府界諸縣體量近散青苗錢係人户情願請領或追呼抑配臣聞府界之民居近輦轂狃於幸恩曲赦夏秋二稅貸糧之類蠲放倚閣歲率有之故水旱災傷一二即已放免七八矣今青苗本錢雖聞多已俵散然其人情循習故常冀幸終見蠲免故雖請錢之初未見其害然催納之際必致鞭笞扑撻然後事集此必然之理也故府界之縣十七開封祥符户口畧等然開封所散止三千餘緡

而祥符及三千餘貫以此推之足見諸縣有能體朝廷之意以贍䘏貧弱為務而又憂失陷之弊將來催驅難以辦集者則所給散當有節度也至於陳留不散一錢此又見百姓其實不願與官中交關非風諭名集則未有至者況大户本不闕乏之徒以官中散錢使之保識下户不敢不請下等細民多利得錢而又患無保識或有保識而所請不多道途之費給散之擾十已耗其二三而下户所有之田不能百畆所出幾何而租賦之外更

納青苗錢或至數石則所餘無幾矣若官許納錢追以期限則麥價大減又當賤糴以價償官矣如此則下戶一歲之收曾不補其所負況府界積年貸糧舊欠四十餘萬石而去秋所催纔及七十餘石麥租等錢一萬二千餘貫去秋纔納六百餘貫以此見府界之民狃習恩貸其給甚易而其斂則難也今聖旨指揮乃令體量人戶情願請領或追呼抑配則臣前所引開封三縣其情可見矣況臣前後論列皆謂法不精所遣使者非其人

故屢引作俑之說以明將來之害今聖旨乃使臣徧行諸縣又與提點提舉等官連書聞奏諫官備耳目之任凡所聞見得以開陳必欲按實罪狀正所謂干礙之官臣聞古者設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故言者不責其必行行者不責其能言臣備員諫省以言語爲官矣其又能一二以行之乎伏望聖慈察臣區區之志臣之所言是邪則願陛下采而行之所言非耶固不逃於誅譴所有體量青苗旨揮望賜寢罷謹具狀辭免以聞

覺又奏曰臣切見制置三司條例司畫一文字頒行天下曉諭官吏使知法意其凡有七至於論斂散出入之弊分城郭田野之民憂將來之陷失其利害灼然人人所能知者臣皆請置而不論至於援引經義以傅會先王之典防微杜漸將以名怨賈禍者臣得極為陛下陳之其條有三謹具如後

一新法云周禮泉府以謂民之貸者有至二十而五而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今者不過三分即此貸

民取息已不為多今常平之物不領於三司比周公之法乃不以取具國事之財用故云公家無所利其入臣切以謂周家綱紀天下其法至密小大詳畧之設有條本末先後之施有序所治大者不領其詳所當後者不先於本故其法始於治地其效至於天下無一人之獄比其積累乃自於文王武王周公三聖人者上取堯舜夏商之遺法損益彌縫之至是而始備嗚呼其亦難成矣哉周之法

如此其詳且備矣民之養生送死者既以無憾則又慮夫祭祀喪紀與夫不可知之乏絶故為之立賒貸之法以陰相之所以備民之艱難而示彌縫之至也以其時考之宜若四民皆有作而無一人得為惰游之幸者今天官九職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則是周法雖密而先王亦恐其疎而或有脱焉者故又設閒民之職以待轉移之人亦猶賒貸之所以待非常也賒貸者不可以徒予必

使以國服輸息葢又寓勸生節用之意以俟其怠惰者耳若夫國事之財用取具者葢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賖貸法而舉之焉若專取於泉府則冡宰九賦之類將安用耶至國服之息説者不明先鄭後鄭各為一觧康成曰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朞出息五百則是一歲之中貸錢十千而出五百之息是為二十而一矣又曰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

計羸所得受息無過歲計什一則是莽時雖計多少為定及其科催唯據所羸多少假令所貸百千歲羸十千取一千五千取五百是計羸所得受息無過歲計什一也康成雖引載師園廛為比然卒以莽時為據其意蓋為周制亦當爾也不應周公取息反重於王莽之時夫以王莽貪亂敗亡之法尚不至於以本計息奈何謂周禮太平之制而取息之厚乃至是耶況載師所任自園廛二十而一

至漆林二十而五其征五等而漆林之征𡨚重以其末作妨農所以抑之使歸本也今以農民之絶將以補耕助斂乃欲二十而五以比漆林之征則是爲本末者無以異與周禮之意相違甚矣況周官載治法甚詳必欲舉而行之宜有先於此者如賒貸之法劉歆行於新室已不效矣莽之亡雖不專以此然亦取亡之一道故臣謂聖世講求宜講求先王之法章明較著已試而效者推而行之不

當取疑文虛説苟以圖治焉

一新法將以振乏絶抑兼并此誠為天下者之所慮然臣切以謂為此者有施設次第而其效不可以遽見若亂其紀綱倒其先後而徒以振乏絶抑兼并為意則其治必不成成必不久何以言之西漢之時所患者諸侯地大過制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戴黄屋至逆節萌起内窺京師此其勢非止兼并之放恣貧弱之乏絶也

然而賈誼處之不過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晁錯不知出此以謫削諸侯之地而致七國之禍漢室幾亡其後主父偃卒用誼策推恩分子弟國邑而諸侯銷弱京師以尊所謂安危之幾豈不在謀蓋謂此也今以青苗細故招天下之議使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奏而不肯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若此其事雖善難以必行況復疑文虛說若前之云云者哉臣聞夏之貢法其

傳乃自堯舜以來可謂善矣及周之世不可行也則變而為助故傳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若夫文武周公豈固棄毁先代之法哉盖時有不可行人有不可强不得不舍先聖而從近世棄古法而徇人情以舜之世而有苗不率又以禹出兵而征之其勢如覆太山以壓卵然以益之一言則還師而脩德以舜禹之聖猶不能無過舉其所以為不可及者以其能舍已從人唯是之求也令賒

貸之法用之於周不過如貢法之善論者之紛紛又非止益之一言然而牢閉固拒從而為之辭以必其所不必何也臣切憂姦邪之臣乘人情之汹汹争欲上章奏疏動揺朝廷外以釣直取名内實結黨連伍小則希權位竊貴勢大或懷不可測之姦謀朝廷建法興事不與大臣正士為謀而務排其説黜其忠乃使姦邪小人得騁其志日夜增飾造作而幸其有變流傳四方駭動天下甚非國家

之福也

一新制以謂周禮國事財用取具於泉府之官賒貸之息令常平之物不領於三司專以振民之絶比周公之法乃不以取具國事之財用故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也臣切以謂箕子見象筯而歎曰必為玉杯其後果以奢泰亡國孔子以謂為芻靈者為善為俑者不仁蓋俑疑於人而後世有用殉者矣仁聖之防微慮遠其深矣乎今以泉府不明之法

施於主上仁民愛物之時雖云取息二分將以廣施散利補助耕斂之乏之絶然臣切亦私憂使者不皆得其人州縣不能深知朝廷之微意而並縁為姦聚斂希旨則單弱之民或受其獘九重萬里何由察而知之今者朝廷清明法令備具而將漕之臣迫於財賦之不足州縣之吏畏憚監司之譴訶尚且公為掊斂百出千名朝廷明有取息之文俗吏不能通知經義則臣又切懐箕子之私憂與仲

尼之遠慮也以陛下之睿明天姿仁恕推仁民愛物之心而創行新法臣恐萬世之後失其本真有剝膚椎髓應上之求者矣則為玉杯以亡國與用人而殉死可不深防其漸歟

右臣所條三事非欲與建議之臣爭勝負辭辨而已蓋內竭區區之愚忠外採衆人之正論不敢以虛辭濫說疑誤天聽伏望陛下斷以不疑一朝罷去毋使天下疑朝廷之為利小人幸君子之道消徐講治法躋世太平

非獨臣之幸甚實四海幸甚

翰林學士范鎮上奏曰臣切以常平倉始於漢之盛時賤則貴而斂之恐傷農也貴則賤而散之恐傷民也冡為近古雖唐虞之政無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亂之世所為也所謂青苗苗青在田賤估其直收斂未畢而必其償是盜跖之法也今以盜跖之法而變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而中外驚疑也陛下以上聖之資厲精求治宜先道德以安民心而服四夷有司乃皇皇

於財利使中外人心驚疑不安臣恐四夷有以窺我也乃者天雨土地生毛天鳴地震皆民勞之象也伏惟陛下觀天地之變罷青苗之舉歸農田水利於州縣追還使者以安民心而觧中外之疑

鎮又奏曰臣伏覩近降中書劄子四十道散下諸路約束分俵青苗錢不得抑配人户並名情願者特申前詔耳非臣前所奏請之謂也陛下嫉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之與百步耳何擇焉今有二

人坐市市物其一人從其傍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況朝廷乎朝廷者非王道不可為乃欲為市道之所惡者乎異時下戶之舉息者大率千家纔數十百家今又盡毆而予之錢是天下之下戶皆舉息矣天下之下戶既皆舉息則其心乃常恐乎公上之責其償而莫寧其志也且始之予之也則人莫不願其得及責其償則豈能如予之之願乎臣恐官廩一散若貸糧之不時得收文移愈密而天下多事矣貧富之不均久矣貧

者十葢七八何也力役科買之數也非富民之多取也富者纔二三既擁其利又責其保任下戸下戸逃則於富者取償是促富者使貧也貧者既已貧矣又促富者使貧萬一契丹渝盟秉常盜邊毆貧民與之守禦豈不殆哉且富民有道在於節費節費有道在於減兵減兵有道在於以漸為之十年則歲積緡錢五百萬矣積而不已以之為國則國用足以之治民則民力寛何用遣使汲汲於聚斂而取怨於天下之民乎宋興百一十年雖三

代太平未有如今日之長也何則祖宗之規模在於州縣州委之生殺縣委之賦役慮其或失於中也為之轉運使提點刑獄以按察而糾舉之其委任謹重之道至矣一旦遣使數十人分撓其權欲天下之心不驚疑可乎而言者乃謂富人動揺又建議欲設賞以捕繫之是監謗也監謗而可為於此世乎亦猶興利者之為也臣無言責然陛下比者詔書丁寧令兹事體又大不敢緘默伏乞檢臣前奏罷青苗錢歸農田水利差役於州縣

而名還使者則天下幸甚

鎮又奏曰臣伏以陛下以一人之尊而居天下士民之上所恃者綱紀也綱紀者上下之分而已令內則中書之政歸於條例司外則轉運提點刑獄及州縣之權奪於提舉常平廣惠倉司上下之分侵撓如此陛下之綱紀何恃乎且法者所以示信天下也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令河北提舉司乃自第一等給錢有差皆令出三分利豈為公家無所利其入乎又云不願者不

得抑配令上等人户既令出息又令保任貧户豈不為抑配乎近詔諸路提點刑獄嚴加覺察又令開封府鞫問吕景諸路提點刑獄肓為陛下覺察乎法令如此而欲天下取信不可得也外議紛紛皆云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伏乞檢臣前二奏罷青苗錢追還使者而歸農田水利差役於州縣以正綱紀以息民言而幸天下臣不勝區區之愚

監察御史裏行張戩上奏曰臣切以天下之論難掩至

公在於聖明動必循理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昔建議謂便而試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罷之是順天下之心而成天下之務也昔非今是何憚改為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大易之義貴於隨時陛下何利之求惟義而已今則衆意乖戾天下騷然而王安石尤欲飾非所持甚隘信惑憸人力排正論此臣所以在於必諍雖死輙為義或難從勢無兩立也

參知政事趙抃上奏曰臣近以制置條例司遣使四十

餘人馳傳天下人情驚擾物論諠譁累具奏陳并與宰

臣等數嘗面奏乞罷諸路提舉官屬其常平等事一切

責成監司信賞必罰孰敢慢者而王安石强辯自用動

輙忿爭以天下之公論為流俗之浮議順非文過違衆

罔民近制置司所差官如張次山吴師孟范世京等七

八人懇辭勇退唯恐不得所請夫要職顯仕人之所欲

彼不願就者蓋知事悉乖戾不敢當之昨日安石再舉

西川福建提舉官四員其愎如此上煩言者是所謂惡

醉而強酒也近臣侍從臺諫官力言制置司不便司馬光因罷樞密副使之命中外人情莫不恠駭李常居家待罪多日孫覺張戩程顥三人各與安石論列於中書又悉嘗上殿乞罷言職今日呂公著范鎮俱請郡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以言乎財利於事為輕而天下之民心得失為重矣以言乎提舉官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矣今夫不罷財利而失天下民心是去重而取輕也不罷提舉官而棄禁近耳目之臣是失

大而得小也今中外人情恟恟如此更乞酌事之重惜體之大罷其輕者小者變禍為福易於反掌爾

樞密副使司馬光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曰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仍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切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

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脩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正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剥齊民設官則以

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而行之不肯自以為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為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切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更

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為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騷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為遠慮壹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

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
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
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
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
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
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
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為負
必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

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為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浸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

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為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

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来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臣切聞先帝嘗出内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

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斂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

之產也吾何以臺為太宗時兖王嘗作假山名僚屬置酒觀之翊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不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撻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為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為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為貿易以三百萬緡畀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為露臺假

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
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
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
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
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水旱餓殍滿野加以四夷
侵犯邊境羽書狎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轉餉不休當
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發為盜賊將何
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黄巢皆窮民

之所為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切惟
太祖太宗躬擐甲胄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
為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臣所
進歷年圖觀之自周秦以来至于國初一千三百六十
有二年其間亂離版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
兵革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尤
為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靖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臣
切覩方今四夷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

宜為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無它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掊斂財利以希恩寵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畝率斂雇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浇溉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為高奇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興作之不已

皆如青苗為害於民也故小大遑遑不敢自安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樁令提點刑獄司管勾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兹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荅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為

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

而寘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為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

下將何所用之不勝慺慺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臣光

昧死再拜上疏

監察御史裏行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

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切

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

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

害已多葢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駮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重輕未見其可臣切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

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幾與其遂一失以廢百為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糶糴之法兼行則儲畜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論議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顥又奏曰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

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
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
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
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
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
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
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
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

降責

觀文殿學士知青州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茍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切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至煩聖慈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為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縉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

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只令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葢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之於民所得不多耶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

政

一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切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不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

又請次料合俵錢數則壓積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扑催驅官錢免積欠失陷

一臣切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為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幹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

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為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幹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必須要盡數亦不必

須要州縣之民戶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
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青苗
之議久已諠然中外羣臣已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
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失一日陛下赫然開悟
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
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
有此三事尤係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

賜裁擇

脩又上奏曰臣近曾奏爲起請倚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內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戶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切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戶送納若又俵散秋料錢切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臣伏

愚除臣近所起請灾傷未納及人户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切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為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黄不相接之時雖不户户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為惠政尚有說焉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户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

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早降指揮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六